

打粽箬

□夏顺发

都说今年的端午节不一般，是60年才一遇的“龙中之龙”的大吉之日，难怪小区里的不少老人与我一样，闲聊之中至今还沉浸在粽香的氤氲中。

吃粽子，首先得裹粽子，粽箬是必不可少的辅材。在我们这里，它就是土生野长的芦柴叶子。其实，到了农历四月中下旬，正是打粽箬的绝佳时机。打粽箬得有技巧：一是能“挑”，得选那种宽而韧的叶子了，有两三片即可包得一个普通的粽子了，而那种窄而脆的叶子费事不说，好不容易裹起来的粽子却会炸包开裂，而且，芦柴根部的叶片太老，梢部的叶片又太嫩，只有中间的叶子正好用；二是会“打”，须左手扶住芦柴秆，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叶柄处向下一摘，否则会撕破叶片，成了废品，若将苇叶连带叶鞘都给剥下来，不仅苇叶不好用，有时还会把苇秆折断了。

打回来的粽箬需要用开水烫一会儿或稍煮一下，一是杀死粘在叶片上的小虫及虫卵，二是让粽箬的韧性更强，包裹起粽子更爽手便捷，煮熟的粽子味道更鲜美。一时用不完的粽箬还可十来片为一叠，两端稍稍对招，拿一根稻草或裹粽子的线绳轻轻一扎，用竹竿将每扎粽箬中部拱起的孔挂起来凉干。时下了有冰箱，洗净水后趁鲜放入冰箱冷藏。这样，一年四季都能用它们裹粽子。

裹粽子原本是用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现在我们这一带，除了端午节裹粽子，渐而演变成每当家里有人参加中高考之类的大考，或砌房造屋上梁、进宅，或是男女青年订婚时都会裹些粽子，粽，“中意”“称心如意”也。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们水乡最不缺的就是水，不仅到处都是河流池塘，还有大片大片的芦柴滩。到了夏天，到处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下雨的时候，芦苇丛在风中摇曳，苇叶闪烁着雨的光亮，风吹过苇丛沙沙啦啦地作响。

然而，年近古稀的我，始终难以忘却打粽箬的事。小的时候，我只是跟随着大人，看着他们打粽箬。记得有一次，我看得眼馋了，便悄没声息地学着打起粽箬来。因没有经验，加上我人小个子矮，总是用左手慢慢把苇秆拐弯，右手使劲把苇叶往下拽，粽箬没打几片，小手却被粽箬叶儿的边缘划破了。我一见鲜血直流，竟吓得哇哇大哭。再看看爸爸打粽箬那才叫行云流水，他根本不用扶苇秆，左臂挎一竹篮，只用右手的两根手指捏住苇叶，向下一抖，苇叶便“啪”地应声而落，一点也不会带叶鞘。后来，我逐渐学会了这个不起眼的技术活，粽箬打得快又好，而且，这也成了我每年端午节前乐此不疲的差事。

不过，那时打粽箬经常要约上几个小伙伴一同行动，一是惧怕芦柴滩的旷野，人多壮胆；二是有了同伴，才有得玩。大家赤着脚，穿着短衣裤，走进芦柴滩就像小矮人进了大“森林”，那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感觉特别有意思。我们随处捉迷藏，唱儿歌，追野鸭，找鸟蛋，有时还会在芦柴滩边的小河里洗澡，摸河蚌，待要回家时才忙着干打粽箬这一“正事”儿。

记得我们的伙伴中有个“小华子”，虽然我们大家都是仿佛年纪，但他家“成分”不好，不招人待见，因我俩是邻居，他常常随我而动。有一次，我们趁放学较早，便结伴打回来粽箬。没想到，他妈妈不会裹粽子，而他却不依不饶地定要他妈妈裹。他妈妈气得没法，只好淘了一些糯米，将他打回来的粽箬洗干净，平铺在饭锅头上，煮了半锅的粽箬糯米饭。若在当下，左右四邻肯定会有人主动帮他家裹的，可那时，“黑五类”的家庭谁敢“搭理”啊！

如今，曾经广袤而茂密的芦柴滩早已被改造成鱼塘、藕田了，可城乡河边沟畔的芦柴还是并不少见，虽偶见三三两两的老人前往打些粽箬，但真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和小孩子会打粽箬吗？他们没少吃粽子，但无法寻找在大自然中的快乐时光，而我所咀嚼的，只是一腔热情，一缕乡愁，一种思念……

乡音细碎动我心

——读赵征溶《宝应方言词语汇释》有感

□王奎

作为一名从田埂上走出来的乡土诗人和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来，我始终把乡土、乡情、乡音等作为自己笔下永恒不变的“母题”。在我业已发表的数百万字作品中，关于乡音题材的东西可谓俯拾皆是，《醉人的乡音》《永远的乡音》《麻雀携带的乡音》以及《行走在方言里》《方言如曲不离口》等等，单从这些众多见诸报端的作品题目上就可见一斑。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我只想将乡音\贴成精神财富的标签\从老家发来的语音短信\让我的漂泊\有了丰厚的盘缠。”

写了这么多年的“乡音”，我却对真正的乡音缺少科学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我眼中，乡音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甚至“从方言里拿来的优秀传统早已成为我们口语上的指纹”，但排除文学上或者称之为“化学上”的乡音，我对地理上或者称之为“物理上”的乡音却知之甚少，我所在的县叫宝应县，说的是“宝应话”；我所在的乡叫柳堡乡，说的是“柳堡话”……对于它们的前生今世或者来龙去脉，我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有心收集、整理，也

力不从心，无从下手。直到某一天获赠本土老作家赵征溶先生倾心编纂的《宝应方言词语汇释》一书，才有一种如获至宝、如释重负的感觉。随后我用数年时间，边读边学，边研边改，对这部辞书式的著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掌握，在感慨之余，更生敬仰之情。

1939年出生于宝应的赵征溶先生，曾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及散文、传记和小说写作，出版过《让我们荡起双桨——追寻刘炽和他的旋律》《藕思如梦》《又是荷藕飘香时》和《献宝》等多部专著，并与人合作主编过《新汉语成语词典》。耄耋之年的他呕心沥血，历时10余年，搜集整理宝应方言词语5000多条，编注而成15万余字的《宝应方言词语汇释》，完全出于自身对宝应方言的热爱，对家乡方言文化价值的珍惜。他凭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满腔热忱，殚精竭虑，自觉而自发完成了对家乡方言的“抢救性挖掘整理”，避免其在岁月长河中消失湮灭，并努力使之始终葆有强劲的生命力，可谓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

事。

宝应地处苏中里下河地区。新石器时代，宝应地域已有人类活动，境域置县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由于宝应区划几经变迁，县域辖地沿革多变，人文交流融合频繁，外来文化和地方语言互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宝应方言，总体较为复杂多样。县境内北部、东部、南部和西部使用的“乡音”分别被叫作“淮腔”“曹甸腔”；“盐城腔”“水腔”；“高邮腔”“子婴腔”；“侏腔”“侏调”等等，这就使得宝应方言词语的搜集整理成为庞大的工程。近年来，本地虽有人对宝应方言进行过零碎的“趣谈”，但总不成体系，“注不精当”“举例欠妥”及其他谬误在所难免。赵征溶先生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责任意识”，对宝应方言潜心搜罗研究，最终奉献出这样一部薄而厚重的《宝应方言词语汇释》，真实记录了宝应方言的特点，反映了荷乡人民的社会生活，“得存宝应方言词语较为丰富的历史蕴涵”，为宝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保护和民俗文化的研究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艰

辛，自是不言而喻。

有人说，乡音、方言是人类情感的“反射区”。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歌咏着乡音，无数背井离乡的游子惦记着乡音。乡音是一个人的“履历表里无法变更的身份”，像血脉延伸的大树永远枝繁叶茂。在本书的“后记”中，赵征溶先生动情地说：“我是宝应人，宝应是我生长的地方。几十年来，我生活在宝应方言的语境里，讲宝应方言，听宝应方言，宝应方言便伴随着文化渗透在我的生活里，寄托着我那浓浓的乡情……”每每谈及于此，我便想起清代诗僧释函可的诗《遣诸子行后》：“几年无复听乡音，一听乡音泪更深。收拾乡音担去尽，不教细碎动予心。”一本《宝应方言词语汇释》让人对宝应乡音、方言有了更深层的领悟和了解，全书原貌呈现的泥土芬芳和民俗气息，更像一剂“良药”，慰藉着宝应人无边的乡愁。捧读此书，便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细碎而精致的仿佛来自母语深处的乡土音符和特色滋养，令我心动，撼人魂魄。

拔牙

□金奇

一年一度的东岳大帝寿诞日又悄然而至，家乡夏集的人们习惯称之为“三月二十八”。今年的“三月二十八”却显得出奇地平静，抖音里刷的尽是毗邻的沙沟镇“三月二十八”庙会踩街盛况，不由得心里泛起淡淡的酸楚。

穿越时光的尘埃，四十多年前庙会的情景又恍若眼前。尤其记忆中的一次家门口庙会拔牙的经历，更像一壶老酒，每每启封，总是让浑名“二榔头”的汉子回味无穷。

那年，二榔头十二岁。一天突然发现左上颌板牙边露出一颗白嫩的牙尖，感觉很别扭，便习惯性常用舌头去舔它，对着镜子拨弄它，就是想把这个异物处理掉。却不料这旁逸斜出的家伙反而极快地疯长，没几个月便凸显出来。他担心咧嘴一笑露出“獠牙”，心里便有了抹不去的阴影。母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只因那时集镇医院还没有牙科，便承诺来年“三月二十八”庙会时拔牙。从此，二榔头便数着日子，对庙会多出了一份期待。

彼时的夏集，新辟出东岳路和人民路，将人流从不堪重负的原后河老街中分流出来，沿东岳庙旧址向外延伸。那几天，敬香的、要把式的、相面的、逛街的，人潮涌动，摩肩接踵。临时搭起的商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小贩举着小喇叭声嘶力竭吆喝着叫卖。当然，最吸引孩子们的，当数大路两旁小摊上香喷喷、热气腾腾的馄饨、水饺、烂藕、油炸脆饼了。树荫下，成排的桌凳上挤满了人在品尝凉粉，这也是二榔头的最爱啊，他得在拔牙前品尝一遍这些美食。

他的老家就在“五河一集”中的董河北边，紧贴供销社社西墙。比起从陆路、水路赶来参加交

流和观光的外乡客，脚一迈就能上街，优越感自然是满满的。庙会那几天，家里的伙食也能改善不少，沾的是前来歇歇脚的亲戚朋友的光。

供销社有位原插队知青的女儿叫小艺，跟二榔头是同学。每到周末，他们常在一块玩耍。这次拔牙，她非要跟来陪着。祁先生是夏集附近人，江湖老牙医。虽然很瘦，却是浑身的精骨肉。皮肤黝黑亮滑，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因长年在外漂泊，口音变得杂异，像个外来的“侏子”。“三·二八”庙会期间，他必定是要急匆匆赶回夏集，亮亮他的拔牙、镶牙的本事呢。

每年像是约定俗成，牙医会被安置在后河街老农具厂南门口。好多四方桌一溜边排开，覆上紫红色绸布，多少年聚集起来的各类形状的牙齿陈列出来，就像宝箱中的白珍珠，晶莹剔透，让人一览无余，以显摆自己的“牙技”。为求得放心，母亲最终决定还是将二榔头交由祁老先生“拔牙”。万有一个小闪失，他是跑不掉的，有毛薨呢。母亲带着二榔头来了两次，他都是在忙着，看来生意、信誉的确不错。今天是会期的最后一天，因母亲实在分不开身，节日期间生出的事务又多，二姨娘三舅妈的难得一会，总不能将这帮老亲晾在一边。于是便谈好价码，往二榔头口袋里塞了点钱，将他托付给这祁老头，站在旁边“候拔”，便放心走了。

来这拔牙的，多为上了些年纪的人。有的是板牙要脱落了，已没有了咀嚼功能；有的是被牙虫蛀了，着凉了反复发炎；有的是外力受损，直接想换“金牙”等等。看着多人手捂着嘴，还不停流口水，心里感觉疼得慌，等得二榔头有些烦躁不安。

为不离开祁先生的视线，二榔头和老小艺只得转过身，看向旁边的一位要把式的老头。这里正热闹着呢，农具厂南门被堵得水泄不通。二榔头便知道，这是在推销跌打损伤“狗皮膏药”。

当二榔头心神不宁地坐到祁老先生面前，准备拔牙时，一旁小艺不停为他打气。

祁老头在动手前先安慰一番：“你这犬齿不算大，几分钟就能解决。过两天你照样可以嚼肉啃骨头了。”二榔头只得龇起上唇，任他摆布，用余光扫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见祁老头拿起一支较细的注射器在他的虎牙四周推进几滴麻药，瞬间就有了冰凉的麻木感。

“不能把我的好牙齿给拔了啊！”二榔头有些担心，说着不关风的话，口水不知不觉地流淌下来。

“呵呵，真是侏子话，这是闹着玩的吗？我是吃干饭的？”祁老头有些忿忿不平，手却不停地用针头在他的虎牙四周点点戳戳：“疼吗？还有感觉吗？”

也就几分钟光景，他预判麻醉剂药性基本到位，便换了一支像测电笔式的器械，前端雪亮的金属头蘸过酒精药棉，一边跟二榔头搭腔，一边慢慢使上劲拨弄他的牙齿。

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口中。二榔头只感觉上颌肿胀厉害，努力张着嘴，一时无法说话，只得任由祁先生“虎口拔牙”了。小艺一时也紧张得愣在旁边，一只小手紧紧拽着他的衣角。

“你小子倒是有一手，还带个小姐姐来，怕我害你啊？”祁老头怕二榔头过于紧张，故意拿他开涮：“伙计啊，现在疼啊？”